

景德鎮都幫

《景德鎮文史資料》第十一輯



景德镇都帮

《景德镇文史资料》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陈海澄
汪鹤林

2057/13

景德镇都帮

《景德镇文史资料》第十辑

乐平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大 32 开 字数:24 万字 印数 1000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 元

目 录

都帮在景德镇的崛起	石奎济(1)
垄断瓷器命脉的柴窑	刘贤诚 方维新(11)
专烧灰可器的槎窑	刘贤诚(23)
圆器之灰可器	朱均福(27)
圆器之脱胎	刘贤诚 方维新(42)
专营下脚瓷器的洲店	夏巧亭 杨石成(50)
余姓独业的率窑店	余昭林(54)
力重技难的满窑店	刘世基(58)
亦工亦农的窑砖山	刘贤诚(60)
瓷用花篾店	夏巧亭(62)
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的由来	巢克谦 谭克鏞(64)
三尊大佛之首余英涇	余荣眉 曹时生(67)
四大金刚之首冯承就	冯秉清 冯春浦(74)
十八罗汉之首王家琨	王 治(77)
半节观音冯曹氏	杨石成 程霍然(80)
三任商会会长陈庚昌	陈定华(82)
陶庆窑总老板余用正	余静寰(86)
杏林高手兼瓷界明星曹星垣	曹乔松(91)
白手发家的杨莲炬	杨廷荣(93)
兴盛一时的陈同泰	杨教文(96)
徐良俊创造荷叶器	袁训贵 罗嗣正 徐镇寿(102)
刘和丰及其历任经理	刘友松(107)
在困境中兴起的刘义昌牲	曹时生(111)
青花瓷名家巢克谦	吴永春 黄世南(117)
善抓管理的刘万顺	刘志鸿(121)

爱国工商业者余昭华·····	陈海澄(124)
美成瓷庄与美国利特尔·琼斯公司·····	吴德钜(131)
柴窑把桩师傅余恂兰·····	曹义丽(138)
圆器做头师傅余式梅·····	余静寰(140)
江西省统计长刘南溟·····	刘友松(148)
国民党浮梁县党部书记长余树芬·····	程 沛(150)
革命志士刘一燕·····	向法宜(154)
新教育先驱江起鹏·····	谭克鏞(162)
文人冯天问·····	冯柯晃(164)
桃李芬芳的吴东阁·····	王达林等(171)
瓷偶戏创始人陈春福·····	陈修栋 陈海澄(175)
吴楚英武坛轶事·····	吴中慧 余静寰(181)
浮梁武术馆馆长洪北生·····	刘贤诚(190)
景德镇西医外科第一把刀吴夔·····	刘佩贞 余静寰(196)
从红店走向长征·····	邵永清(203)
都昌会馆·····	谭克鏞(207)
三窑九会·····	刘 胜(215)
保槎公所·····	刘 胜(219)
静山中学·····	刘一燕(222)
附:父亲刘一燕在静山中学·····	刘唯行(228)
天禄小学·····	陈海澄 刘适中(231)
延鲁小学·····	冯柯晃(236)
安道小学·····	余韬成(238)
都昌人上镇下乡之旅途·····	谭成章(240)
瓷工生活录·····	刘贤诚(246)
质疑·补充·订正·····	(251)
篇后记·····	(254)

都帮在景德镇的崛起

石奎济

提起景德镇,人们就想到瓷器。谈起景德镇的瓷器,人们就想到都帮。都昌人对景德镇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连景德镇人的口音也好像是都昌化的。都昌人是什么时候来到景德镇业瓷的呢?都帮是怎样在景德镇崛起的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原无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因都昌县政协命题嘱我作文,只好硬起头皮钻进故纸堆里去。

一、到景德镇谋生

据史籍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或曰“镇陶自陈以来名天下”;或曰唐武德间,“昌南镇瓷名天下”;或曰宋真宗元年置景德镇,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那末,都昌人旅景业瓷也始于汉么?还是始于陈,始于唐,始于宋呢?

马克思主义这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迷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昌人旅景业瓷,必须在自然经济趋于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才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的资本主义,是从明代开始萌芽的。那么,明以前,都昌人有无可能旅景业瓷呢?

太古远的朝代不必去追叙,先说唐代吧。唐代的手工业已有官办、私办和民间副业各行各业了,但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场坊,不是由官府和大地主所经营,便是由他们所控制。他们的生产,是为少数官家和大地主服务的,并非主要用于交换。景德镇的瓷业也是这样。这就注定其生产规模是有限的,因而,从外地吸收劳动力的可能性不大。

再说宋。从赵匡胤起,就实施了一系列的改良政策,比如实行均田

法，号召人民垦辟荒田，兴修水利，还规定多收民租者杀头等，因而宋代的经济获得了疾速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也空前发展起来。北宋时，还解除了五代许多禁令，准许私家生产。所以，北宋时的景德镇，有窑 300 座，出现了“村村陶埴，处处窑火”的兴旺景象。这时候，景德镇是有条件吸收一些劳动力的，但是不应忘记：宋代的一系列改良政策，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得农民生活比过去安定。只要在农村还有生存的希望，一般说来，勤劳俭朴的农民是很少背井离乡的。这一点，我想都昌农民也不会例外。

至于元，实行的是对他族人民的残暴、落后的统治，他们到处焚烧、掳掠，不但破坏了社会生产与文化，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前进，而且起了逆转作用。虽然元代的官工业畸形发展，城市汉人手工业者的数量也增加了，但整个地说，规模和内容都比不上宋。景德镇呢，虽然制瓷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是“陶氓食工，不受艺佣”的情况依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也不可能容纳太多的客籍人。

只是到了明代，手工业和商业在宋元的基础上急速发展起来了。明代延续了 270 多年，特别是明代后期的 100 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自由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逐日增多，于是就出现了出资自备工具和原料，雇佣专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劳动者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这就是史学家们所称的“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景德镇的民窑，也是到了明代，才开始与农业分离，从分散的四山八坞向市区集中，逐渐地形成工场，形成街市，形成全国的制瓷中心。那么，邻近的、饱尝旱涝之苦的都昌贫苦农民，先后来到景德镇出卖劳动力，便是合情合理的事了。

清代，资本主义继续缓慢地萌芽。康熙 51 年(1712 年)还宣布：丁银以康熙 50 年的赋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做“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原已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这样，无地的农民和市民的丁银便一律免除了，城市工商业者也不再有了丁银的负担。此举大大削弱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也为工商业者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从而使清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超过了明代。景德镇的人口也是从这时起开始迅速增长的。也是从这时起，景德镇的瓷业获得

了空前的发展。这里面，一定包含了都昌人蜂拥而至的因素。

以上，是从宏观上看中国。我们再从微观上看看都昌。

1962年，江西历史学会的一个调查组，曾经查阅过都邑冯、余、江、曹等姓的族谱，他们是旅景人数最多者。据1924年重修的南峰冯氏族谱称：冯氏始祖是冯致中，他是在南宋隆兴年间(1163年)迁至南峰定居的。1928年重修的芎溪金山余氏族谱称：余氏始祖是余杰一，他是在南宋淳熙乙巳年(1185年)迁至芎溪定居的，比冯氏始祖定居都昌时间还要晚22年。1937年统修的江氏大成宗谱称：江氏始祖为江本茂、江本仁、江本直，他们三人由鄱阳迁都昌，定居时间也在宋。只有曹氏始祖定居都昌的时间在唐，但旅景最早的都昌人为24姓，曹氏较晚，不在24姓之列。既然冯、余、江诸姓的始祖定居都昌的时间都在宋，那么，他们旅景业瓷的时间就决不会远过宋。调查组还根据冯、余、江、曹等部分都邑族谱，对历代殁葬于景德镇的人数作了一次统计。其中：明代有曹姓1人，吴姓8人，共9人，而业瓷者未见一人。明末清初有江姓4人，吴姓1人，共5人，业瓷者仍未见一人。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殁葬于景德镇的人数才猛然增长，总数有400多人，但经商的仅有一人，尚不能确定其是否业瓷。在族谱上写明经营窑业的，始见于乾隆年间，有冯姓1人，余姓1人，江姓1人，人数依然寥寥。不过，以上统计，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在景德镇业瓷而不葬于景德镇的人数未能反映。按照封建社会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民情风俗，葬于都昌故土的人数一定很多，何况，还有其他各姓未统计。但是，上述统计，至少可以反映出旅景都昌人的前后消长变化的一个大致趋势。

民国18年(1929年)所刻的《古南书院来源补序》碑也证实了这一点。碑文曰：“古南书院之建造，已数百年于兹矣。”古南书院即都昌会馆之前身，从1929年往前推数百年，正是明清时代，与都邑族谱所记基本吻合。

明万历32年(1604年)，还发生了一大事件，即饶州七县的陶工联合起来，同一个都昌窑户斗争。佣工们不堪窑主的剥削，便鸣锣攘臂，扬言要赶走那个窑户。后经通制杨伦调处，才停息了这场风波。这件事表明，在明万历年间，都昌人不仅在景德镇业瓷，而且已经当上了窑主了。

不论是从宏观上看中国,还是从微观上看都昌,都昌人旅景业瓷的时间,按推理的结论是:始于元明盛于清。而比较可靠的结论是:始于明,盛于清。不知史学界的专家们以为然否?

二、靠景德镇发迹

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加速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使它成了一个“万杵之声般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四时雷电镇”。瓷业兴,百业兴,这就给外乡人提供了许多谋生、发迹的机会和途径。

都昌地处鄱阳湖畔,人多地少,水患连年。风调雨顺时,倒可安居乐业;一遇天灾人祸,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论其地利,尚不及鄱阳、乐平、浮梁,这就逼得都昌人眼睛向外。景德镇距都昌仅有百里之遥,水陆均可到达,若走陆路,循漳田渡,经油墩街、田坂街,可以朝发夕至。交通如此迅便,火光炸天的四时雷电镇,对都昌人来说,自然具有吸引力。

初到景德镇的都昌人,除少数富商外,大多是破产的农民,以卖苦力为生。有手艺的就在景德镇做手艺,比如木匠、桶匠、泥匠和裁缝等。没手艺的,他们就推车、挑担、撑船。景德镇的东、南、西、北河,都昌人的船帮无所不至。他们为景德镇装瓷土,运窑柴,并把精美的瓷器送出鄱阳湖。还有的干小商小贩,卖鱼卖虾。不过,都昌人梦寐以求的还是跻身于瓷业。但是,自古以来,景德镇瓷业的各行各业,都是世代相传的,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只传子,不传女,外乡人就更难插足。

据老辈人说,都昌人旅景业瓷,最早有两批。第一批未站住脚,被本地人排挤了。第二批,从干白土等劳动活做起,才站住了。某年,又遇一天赐良机,那时未设御窑厂,宫廷要瓷器,都由民窑包做包解,一些民窑负担不起,叫苦不迭,有的竟卷款归田。破产的都昌农民无田可归,这个天赐良机岂肯放过?本地人不愿干,都昌人便取而代之了。都昌人还摸索着干补窑。补窑原为本地魏姓专业,魏姓带了两个徒弟,但徒弟没学会,师傅就早逝了,技术失了传,于是都昌人就试着干起来了,进而由补窑而牵窑。康熙年间,都昌人又挤进了满窑行。满窑原为乐平人专业,后来,带了鄱阳人为徒,鄱阳人又带外甥都昌人为徒,从此,都昌人就渐渐地控制了满窑行。都昌人还分别插入匣砖行、画作行、成型行、乃至窑

厂行。御窑厂恢复后，也有很多都昌人在御窑厂做坯。都昌人进入景德镇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广阔的谋生天地，老的可以磨料，女的可以画坯，小的可以学徒，男女老少，都能赚钱，于是，他们亲帮亲，邻帮邻，旅景的都昌人便以几何级数剧增。这些口述资料，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无参考价值。

大凡在景德镇业瓷经商的，只要埋头苦干，经营有方，十几年就可以发大财。如：

冯龙泰(1810年—1878年)，原是一个读书人，后来焚弃笔砚，就昌江肆陶务，不数年，累资数千金。冯躬腾，他家世代贫困，小时候贫困得连饭也常常吃不饱，长大后，他跟着兄长负贩于四方，最后在浮梁业瓷，没多久，家境逐日富饶，自此更加刻苦，亲自参加劳作，便以资财称雄于景德镇。余旺柏，洪杨兵起时，他才十几岁，便挟一伞一被到景德镇学做买卖，十年达万金。接着他的弟弟随之而来，兄弟两个都业瓷，后来两人都成了大财主。他的哥哥是种田的，紧跟二弟而来，他不业陶，专业皮革，不到十年，也发了大财。余旺青(1858年—1928年)，20岁时就在景德镇业陶，他好象跳一跳就在景德镇崛起了，一二十年间，富累巨万！

以上所举，都是靠景德镇发迹的例证。见着自己的乡亲在景德镇由贫而富，就好象景德镇堆着金山银山似的，都昌人怎不蜂拥而至呢？

纵观在景德镇发迹的都昌人，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先学艺。他们大多原是农村的放牛娃，通过亲友介绍到景德镇学徒三年四载，或打杂、或做坯、或烧窑，渐渐地练就十八般武艺，成为业瓷的行家里手，再独立门户当老板。二是能吃苦。学徒之苦数不尽，创业之苦也难书，有的数年不吃刚上市的蔬菜，有的到老仍穿土布棉衣，就这样铢积寸累，慢慢地创起大业来。三是敢冒险。清末以来，常常兵荒马乱，全国商业尽入悲境。但，干戈遍地时，有冯宗旺者载瓷达申江；日机狂炸时，有刘经荣等做窑更烧窑。他们都勇于在困境中求生存，在逆境中图发展，后来都成了巨富。四是善机变。当瓷业萧条、白土滞销时，号称十八罗汉的王家琨断言，白土来年必涨，即以钱庄贷款一次买下到岸的白土几十船，终获巨利。按旧规，琢器为抚州人专业，都昌人陈庚昌就向琢器厂家买白胎，加画青花而外销，使自己的产品增至600多种，一时名

声大噪。五是不信邪。男的不信，女的也不信。当年，女人不得进窑房，不可登窑篷，就连窑前的一字跳也不能踏上一步；而号称半节观音的冯曹氏就蔑视它，说：“窑是我的，老娘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丈夫死后，冯曹氏独支门面，居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女企业家。也许这些，就是都昌人在景德镇发迹的诀窍吧。

三、在景德镇称雄

按江西历史学会调查组 1962 年所作的统计，从乾隆年间起，殁葬于景德镇的都昌人，仅冯、余、江、曹等七姓就达千人以上，而殁葬于都昌本土的旅景者，其人数定比殁葬景德镇的为多。再推论下去，旅景的都昌人，先来 4 姓，继来 24 姓，再来 48 姓，计 70 余姓之广，可以想见，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景德镇的都昌人是何等的人多势众！

由于这个缘故，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十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也由于这个缘故，景德镇人的语音发生了戏剧性的衍变，变得类似都昌话了（当然，还包括抚州、南昌、徽州等邻县人的语言影响），形成了今天颇具特色的景德镇话。而本地浮梁人，反而退主为客，其语音对景德镇话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了。

都昌人在景德镇站稳脚后，即效法先人，也组织起自己的金兰社，兴建书院，制定约章，同盟对抗异己，同盟保护自己。到后来，发展为三窑九会、四窑九会，聚集着都昌大中小窑户千余家，控制了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在瓷业上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垄断。

三窑九会、四窑九会，实际上是厂主和小业主的组织，绝大多数会员是都昌人。它是怎样实行垄断的呢？一是囤积居奇。他们统一提高瓷价，以此牟取高额利润。二是挂扁担。当外来瓷商在瓷价上有异议、或质检过严时，便实行集体制裁，不准与之交易，即使收到预付货款，也不准产品出厂，直至对方答应条件、陪礼道歉方休。三是禁春窑。每年从春节到清明，全镇瓷窑停烧，大批窑柴涌到时，也实行临时性禁窑，用减产来压低柴价和抬高瓷价。四是扩大窑身。以便多容瓷坯，多收烧费，倒、爽、黄、黑等弊全不顾，损害小业主，大鱼吃小鱼。三窑九会还采取统一行动对付普通工人，包括都昌本籍的工人。最残酷的是镇压工人“打

派头”(罢工)。他们勾结官府,出动武装,勒令复工;或者收买工头,分化工人,甚至制造内讧,强迫复工;接下来便是“砍草鞋”,利用“街师傅”制造借口加害为首罢工者,开除工作,永不雇用,直到其驯服为止。三窑九会的这种封建性和垄断性,一直维持到1926年北伐。北伐后,在国共合作下,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成立了各产业工会,三窑九会也改成了各同业公会,但“四·一二”政变后,三窑九会又悄悄地卷土重来,在其同业公会名称上又冠上陶成、允成、裕成(三窑)字样,它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依然如故。

都昌人在景德镇瓷业上的垄断地位,在清代就已形成。1910年景德镇首设商务总会时,商会的会员、议董和总协理都是按都、徽、杂三帮来分配的。都帮为瓷业,徽帮为商业,杂帮有瓷有商。在首批41名会员中,都帮(一县)便瓜分了三分之一强,有14名;而徽帮(六县)才瓜分到15名;杂帮(包括鄱阳、浮梁、丰城、东乡、乐平、临川、新余、宜黄及外省各县)更少,仅分得12名。1921年,都昌人陈仲西,还出任了第三任商会会长,任职到1930年止,再加上他任副会长的时间,长达30年之久。由此观之,清末民初景德镇工商各界已被都、徽、杂三帮所把持,而本地浮梁人的势力已跌落成杂帮内的一个分子了。

1926年,北洋军阀刘宝提败军过镇时,曾向商会勒索银元100万,经讨价还价为80万,商会召开紧急会议,按不动产多寡摊派。摊派最多的前3名,被后人称为“三尊大佛”,都昌人占其2;4至7名为“四大金刚”,都昌人亦占其2;8至25名为“十八罗汉”,都昌人占其9。在上述25个富户中,都昌人就占了13户,而徽帮人仅占8户,杂帮人仅占4户,这也显示出都帮的经济实力是占压倒优势的。

清末民初,景德镇虽然形成了三帮鼎立的局面,但论人多势众,仍以都帮为最。徽帮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但若有损都帮利益,都帮必起而攻之。比如有年闹粮荒,徽人乘机涨价,都帮不愿吃这个亏,就鼓动瓷工上街打米店,即把米店打得落花流水。又如某年,杂帮抚州人做会,拟扎抬阁招摇过市,以示显赫。都昌人闻之,欲打掉抚帮的威风,便借口内有一架抬阁扎了“老虎吃猪”的戏,含有抚帮为虎都为猪的意思,当即聚众堵在御窑厂前,并在抚人铤手的硝桶内投以香烟头,从而引发炸药,炸

伤多人，一片混乱。军警出面建议撤掉那架抬阁，都帮也不答应，硬是坚持全部撤回。在强弱悬殊之下，抚帮只好停锣息鼓。就连装小器的五府十八帮组织，每年从四月初一至十八日依次聚会吃酒、演戏酬神，也是在都昌会馆内举行的。为何不在别的会馆，而在都昌会馆？也是因为五府十八帮内都昌人多的缘故。仅凭上述雪泥鸿爪，足可看出，当年都昌人在景德镇是何等的威风。

四、促景德镇兴盛

如果都昌人旅景业瓷“始于明，盛于清”的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从明清时期的陶瓷史料中，就可以大略地了解到都昌人对景德镇所作的贡献了。

首先，都昌人的到来，促使了景德镇人口的剧增。明末清初，浮梁县的总人口为 10 万上下，到了乾隆年间，人口猛增到 25 万，道光年间又增至 29 万，清末民初更跃至 40 余万！显然，这是因为景德镇的城区人口迅速膨胀了，浮梁县的农村人口决不会出现这样大的增长势头。当然，来到景德镇的也不光是都昌人，还应包括邻近各县旅景者。人口的剧增，又促使景德镇城区、生产、消费、市场的扩大，于是，工商、财贸、文教、卫生、城建、交通、饮食、服务，乃至烟赌娼等各行各业，也都随之兴盛起来，成了一个商贾云集的“十八省码头”。

促使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旅景都昌人的最大功绩。他们，以及其他各县人的到来，为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补充了大量的劳动生力军，加上自由竞争，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猛进，瓷器的产量和质量逐日提高，到康、雍、乾三期，景德镇瓷业便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制瓷技术方面，有了许多划时代的革新和进步。比如施釉技法，宋元时期多为蘸釉，往往不彻底足，故一半有釉，一半无釉；明以后，改为浇釉与吹釉，这样瓷器的里外釉就得以均匀了。利坯技法，元以前是用竹刀利坯的，而且没有陶轮；明以后，改用铁刀利坯，而且有了陶轮，由于随轮旋削，瓷器的里外都得以光平了。烧成技法，明以前不能烧大件，明末时对火候的掌握有了进步，于是加大了窑身，大件鱼缸也烧出来了。装饰技法，明以前都是一道釉，或称单彩釉，明以后才烧出了青花釉

里红，更有三彩、五彩、多彩的瓷器。造型技法，象玲珑、镂空和薄如纸的卵膜杯等，也都是明以后的杰作。

陶瓷品种方面，明中叶以后，已是“制作日巧，无物不备”了。到了清代，器形变化更为繁复，礼器、祭器、桌器、文房器、印章器、养花器、瓷板器，还有搔头、簪耳、大小盒子等，难以枚举。戛金、缕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瓠蠹之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至于官窑出品，在康、雍、乾三期，还往往“不如客货”，著名的永乐窑的脱胎，宣德窑的祭红，成化窑的五彩，万历窑的大件，清康熙窑的蛇皮绿、蟠鱼黄，郎窑的宝石红，年窑的琢器和圆器，唐窑的 57 种釉等，也都是历代瓷工的创作，不能认为是统治阶级的成就。近百年来，道光时期的蟋蟀罐、光子碗，造型奇特，装饰巧妙；同治、光绪时期的仿古器，其质量足以鱼目混珠，虽专家也往往售其欺；到了清末民初，无论胎质、绘画、颜色釉方面，均有新的成就，并多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

陶瓷销售方面，不但在国内“利通十数省”，而且在国际上“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明初，景瓷首先销到了琉球，相继到了印度、锡兰、阿拉伯各国乃至非洲。明末，景瓷运往日本、朝鲜。到了清代，欧洲各国便成了景瓷的主要销场。

以上所述，都是邻近各县人旅景后出现的新成就、新局面。虽然很难析出哪些是都昌人所为，但按明清时代都昌人在景德镇称雄的情与理，都昌人为此而作出的杰出贡献便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陶瓷艺术是火的艺术，而明清以来景德镇的窑业，从牵窑、满窑到烧窑，几乎都为都昌人专业，这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就很难说准哪些件，都昌人没有倾注过汗水和心血了。

都昌人对景德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化上，他们在湖北黄梅调的基础上，创造了都昌采茶调，以小型灵活的“三角班”形式活跃于景德镇，为民间娶亲、嫁女、祝寿、祀神而演出，给广大居民带来了不少欢愉和喜悦。教育上，抗战期间，相继办起了静山中学和安道、天禄、延鲁小学，他们招贤纳士，严立校训，独创校风，为景德镇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卫生上，都昌人名医也是大有人在，如中医有曹星垣、江墨垣，西医有吴夔等。在景德镇施行第一个手术，从而开创景德镇西医外

科手术先河的就是都昌人。政治上，都昌人的贡献更是卓越的。1926年，在景德镇成立第一个党小组的是都昌人。1927年，策划从保安队手中夺取了400多条枪用来武装工人的也是都昌人。当年，在景德镇参加过革命的，有名有姓的都昌人就有30多位，其中，有7人牺牲，4人被捕，1人倾家荡产。1930年，更有数千瓷业工人跟随方志敏，参加红十军，他们为瓷城三次红旗飘，为壮大红十军，为创造苏维埃，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壮丽的青春，鲜红的革命旗帜上，留有許多都昌好儿女的血！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不少都昌人应征从戎，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杀敌，无畏献身。幸福地生活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景德镇人，是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

都帮在景德镇的崛起，既是历史的偶然，又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所创的业绩，同浮梁人一样伟大，不朽。浮梁人创造了景德镇，都昌人发展了景德镇。再加上来自四方的工匠、商贾和学者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灿烂无比的陶瓷文化。这，便是本文的结论。

1991年7月于景德镇

（本文原载都昌文史资料第三辑《都昌人与景德镇》；转载时，作者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垄断瓷器命脉的柴窑

刘贤诚 方维新

烧制瓷器的窑是槎窑进化到柴窑的。柴窑亦称镇窑，因形似半个蛋壳，亦称蛋壳窑，柴窑是因烧柴故名。柴窑从明代起逐渐兴起，至清代，为烧制瓷器的主要窑炉。都昌人亦从明代起烧柴窑，至清代，几乎全由都昌人所垄断。本文列表的 112 座柴窑为 1924 年至 1949 年的不完全统计，都昌人便有 101 座（非都昌籍者见括号中说明），占窑的总数 90% 以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成为垄断瓷器命脉的主宰者。本文侧重于窑的工艺，至于窑户，另有资料予以反映。

柴窑分布一览表

窑名	座落地点	业主
金家窑	刘家上弄西段北侧，今窑炉建筑公司宿舍	金光柳(鄱阳)
新鸡头窑	刘家上弄，紧靠金家窑东侧	杨义泰
老鸡头窑	刘家上弄东段，紧靠傅家窑	袁德托
龙糠窑	刘家上弄，老鸡头窑对面东北侧	刘经荣
傅家窑 (又名炼珍窑)	刘家上弄，紧靠老鸡头窑东南侧	段祥池
新冯家窑	刘家上弄，靠近狮子上横弄	冯作泰
如意窑	刘家上横弄，今景兴瓷厂煤窑处	
曹家窑	刘家上弄口南侧，抗日时拆除	
斯奉窑	刘家下弄与狮子上弄交汇处	冯斯奉
通明窑	狮子上弄，今红光瓷厂宿舍	刘世成
鼎祥窑	狮子上弄，紧靠通明窑南侧	刘经荣
新启发窑	狮子上弄南侧，紧靠榜眼坦窑	黄世堂

窑 名	座 落 地 点	业 主
老启发窑	狮子上弄,今红光瓷厂工会俱乐部	冯其仁
用正窑	狮子上横弄,今红星瓷厂宿舍	余用正
榜眼坦窑	大花园上横弄北侧,今红光瓷厂仓库	刘万安
青山窑 (又名梅打晓窑)	大花园下横弄,今人民商场	陈青山
隆忠窑	大花园下弄北侧,后门通狮子下弄	冯益泰
袁家窑	大花园下弄,青山窑西南侧,抗日时炸毁	袁世财
万安窑	鸽子弄,今红光瓷厂成型车间	刘万安
新沙墩窑	玉路弄,今红旗瓷厂原料仓库	余昭长
老沙墩窑	吊脚楼,今红旗瓷厂成型车间	余昭益
南窑	玉路弄北侧,今红旗瓷厂配电间	刘五古
北窑	千佛楼,今红旗瓷厂食堂	刘书桃
锦堂窑	千佛楼,今红旗瓷厂仓库	余昭长
孙家窑	吊脚楼,紧靠老沙墩窑南侧,今红旗瓷厂成型车间	向元狮
新五福窑	魏家弄口,今电瓷公司大门口	江城
老五福窑	魏家弄,新五福窑对门	江城
香生窑	魏家弄,新五福窑背后	江正义
宝成窑	魏家弄,靠老五福窑	杨家虎
胡义窑	关王庙,今中华南路建新瓷厂大楼	于山虎(鄱阳)
斯义窑	陶王庙,今建新瓷厂煤窑处	黄世薰
新方家塘窑	杨家坞,今电瓷电器公司厂内	冯作楨
车鸡弄窑	车鸡弄北侧,今红星瓷厂仓库	黄宝丰
新隆忠窑	绣球弄河边,抗日时拆除	余用珠
记生窑	陶王庙,今建新瓷厂成型车间北侧,抗日时炸毁	
缘佳窑	积谷岭	欧阳缘河
蛮子窑 (又名过街窑)	戴家上横弄,东向	冯作楨
下江家窑	戴家上横弄,蛮子窑对门	江有德
天后宫窑	小强家弄,今景兴瓷厂仓库	冯承就
新砖头窑	大黄家上横弄	余会荣